

VI • 藝術成就及影響

回顧林克恭一生的繪畫創作，早年歷經留學歐洲汲取西方學院古典、後期印象派美術的精華。返回廈門鼓浪嶼教書後，因戰亂，他又不斷輾轉流徙於香港、澳洲和鼓浪嶼之間。

1940年代晚期，他在創作上轉而追求具有裝飾性、象徵性的風格。

1949年回到台灣定居，在政工幹校美術系及文化學院美術系任教期間，他則開始探索表現主義、抽象主義等西方現代繪畫形式。在不斷摸索、研究、創造的過程中，林克恭藉由不同的系列主題，完成具有個人視覺語言風格與思想蘊含的畫作。

1974年教職退休赴美後，他仍不斷有創新之作，顯示繪畫是他終生的執著與摯愛。總歸其一生，林克恭無論在美術教學或繪畫創作上都能竭誠付出，因而對藝壇實有一定的貢獻與影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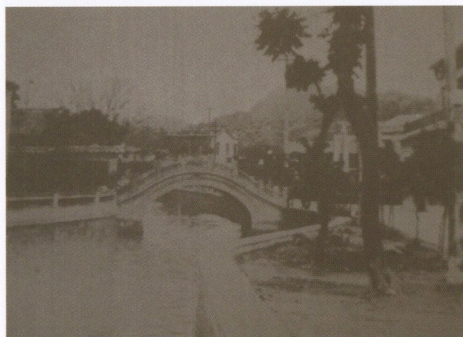
[左圖]
1986年林克恭於美國
紐約州賓漢頓市留影
[右圖]
林克恭
白頭翁（局部）
1972
油彩、畫布
43.2×35.6cm



春風化雨四十年

20世紀初出生於板橋林本源家族的林克恭，因東亞世局的動盪與本身特殊的家世背景，其一生的創作與活動領域，橫跨台北、廈門、香港、劍橋、倫敦、巴黎、日內瓦等亞、歐各大城市之間。

完成倫敦、巴黎、日內瓦學院式的西方美術訓練之後，他於三十歲回到故鄉鼓浪嶼，並展開繪畫創作的生涯。1934年他受聘為廈門美術專科學校的西畫老師，得以貢獻所學於杏壇，並在該校創校校長黃燧弼病逝後，正



1934年廈門美術專科學校門口處

〔下圖〕

林克恭 風景（寫生手稿） 1970 油彩、膠板
30.5×45.7cm



〔左圖〕

1972年林克恭於復興崗政戰學校指導學生作畫

〔右圖〕

1972年林克恭完成〈日本受降〉一作時留影，左為其妻子。

式接掌主持校務的工作。由於廈門美術專科學校位於歐、美諸國及日本等國的公共租借所在的鼓浪嶼，向來校風自由開放，再加上師資陣容堅強，教學內容傳統與現代並置，因而吸引許多來自福建、廣東、浙江及台灣的莘莘學子。故該校堪稱是1930年代，中國東南方最負盛名的美術專門學校。林克恭因本身受過歐洲美術學院完整的訓練，故在廈門美術專科學校任教及擔任校長期間，甚得學生與老師們的愛戴與支持。畢業的學生多有不錯的發展與成就，甚至成為新加坡、香港華人藝壇的領導菁英。

1949年回到台灣後，他復於五十六歲時出任政工幹校美術科教授，六十三歲時兼任文化學院美術系老師。1963年他曾在《復興崗學報》發表〈藝苑隨譚〉一文，說：「藝術不是自私的，它涵有教化與薰陶人性作用存在」。可見他臨老再執教鞭，是抱持著儒家化育英才的經世態度，而非貪圖一時的利祿。1971年林克恭又在《中國文化學院美術系系刊》發表〈藝術學習與創作的觀念〉，明確地表示「身為從事藝術教育工作者」，目標是希望「能把繪畫的基本修養指導青年朋友」。他期望學生要為「興趣」而「學習」，而他的工作就是在「啟發」學生找到「個人的美感及自我表現方法」。

台灣畫壇中堅輩畫家，如金哲夫、陳慶熿、郭道正、鄧國清等人，都是林克恭

林克恭 日本受降 1972
油彩、畫布 182.5×274.3cm



指導過的政工幹校美術科老師或學生。這幾位早期政戰系統培育出來的畫家，最初油畫都侷限於紀實性強的戰史畫風，但跟隨林克恭研究油畫之後，則從自然觀照中，慢慢體驗出如何表現融合寫實、後印象、立體派的清新畫風，建立卓然而立的風格。而文化學院美術系受過林克恭指導的學生，如王三慶、黃朝謨、蒲浩明等人，受到他在觀念上的啟發則多於技藝的琢磨，因而後來發展出較具有個人表現意欲的創作特質。

兩校因學風不同，培育出來的學生必然也會有不一樣的創作風格。然而林克恭在教學過程中，強調「適意」與「興趣」的要素，並著重對「個人美感」及「自我表現」的啟發。這些教學方針，正是他引導學生分辨色彩、空間、時間、線條等「製作術」之「用」，與理念、思想之「體」的差別所在。學生適性的發展與創作，紛紛成為藝壇的中堅份子，此乃林克恭對台灣美術教育的貢獻。

融會東西文化與體驗個人生命

從台灣近代藝壇的發展來看，20世紀前葉台灣畫家多數依循的是，在台接受日式初階圖畫教育，之後赴日入美術學校學習融合寫實與印象主義的外光派藝術。只有少數幾位，如顏水龍（1903-1997）、楊三郎

（1907-1995）、劉啟祥（1910-1998）、陳清汾（1913-1987），因機緣方得以再赴歐洲（以巴黎為主）遊學，逐步完成他們早年的學院教育。經過冗長的科班技藝訓練後，台籍藝術家多數未能在殖民體制下謀得美術教員職位。日治時期他們大抵都在殖民官展框架中，謀求學院風格的淬鍊或個人視覺語彙的進一步探索。戰後這批台灣畫家步入了成熟期，視覺形式多

〔右頁圖〕
林克恭坐在窗邊與他個人
繪畫作品合影（潘小俠攝
影提供）

林克恭 月光、燈光、晨光
1992 粉彩、紙
8.9×12.7cm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林克恭 一群女孩
1978 水彩、紙
22.9×17.8cm

能繼續拓展，甚至有突破性的表現。在主題與思想內容上，他／她們的作品則多能與個人經驗、在地文化或土地環境緊密扣合。

林克恭出身於台灣首富板橋林家，他的家族與清末中國諸多官宦世家，如近代思想家嚴復、溥儀師傅陳寶琛、清末財政大臣盛宣懷等人，透過締結姻親的手腕，建立起豐沛的政商人脈。割台後，林家族人由大家長林維源帶領，返回祖籍地發展，因而林克恭少年時期的成長經驗與多數台灣畫家相當不同。1930年林克恭從歐洲完成學院美術教育返回鼓浪嶼後，不久即在廈門美術專科學校謀得教職，甚至擔任該校校長。換言之，他早年在生活上、經濟上相對而言是極其穩定的，因此更能專注於個人摯愛的藝術創作。

林克恭本身一如其家族多數成員，自幼即飽讀詩書經史，傳統中國文化與儒家思想乃是他言行、生活與思考的根源。但他自幼在鼓浪嶼的家庭教育，及後來在香港、歐洲的學校教育，卻也讓他能親身體驗西方現代文化將近三十年。我們從他的繪畫創作及文章論述中，可以看出他游刃有餘地穿梭於東西方藝術文化之間。林克恭不但能分析辯論世界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性與優缺點，也能夠融會貫通東西方藝術的發展歷史與理念嬗變。

從早期、中期、中晚期、晚期四個階段的創作，我們看到他運用了寫實、印象、後印象、象徵、表現、抽象等西方傳統與現代不同派別的視覺語彙，融合個人的美感經驗、人生體驗與思想理念，經過統合後，一一轉化為具有獨特形式的表現風格。而中晚期，結合西方藝術與自我理念發展出來的人體、人體與動物、聖殿及洞窟系列，則具有他個人融會創新的形式，也最能代表他所追求莊嚴、神祕、聖潔的內心境界。晚年時期，他則回歸到東方文化的心靈母土，不斷以易經哲學理念及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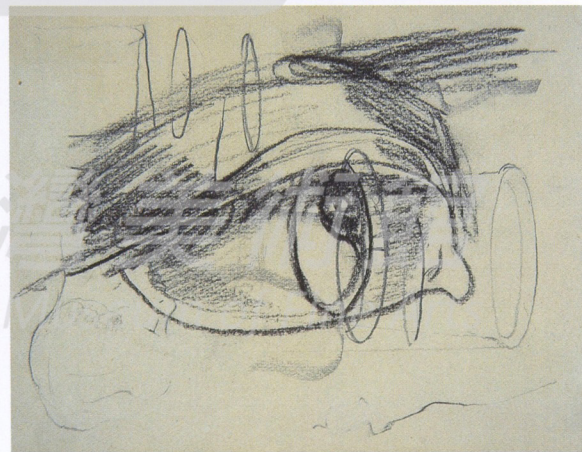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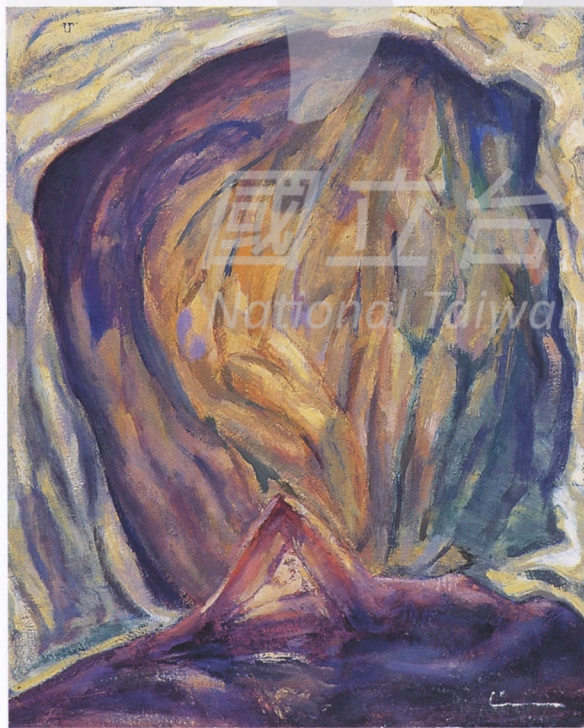
〔右頁上圖〕

林克恭 人體和馬
1966 油彩、畫布
38.1×45.7cm

〔右頁下圖〕

林克恭 隧道
1979 油彩、畫布
20.3×31.5cm





【上圖】
林克恭 眼 1980 油彩、畫布 30.5×40.6cm
【左下圖】
林克恭 夢 1972 油彩、畫布 45.7×38.1cm
【右下圖】
林克恭 太極眼草圖 1980 炭筆、紙 12.7×15.3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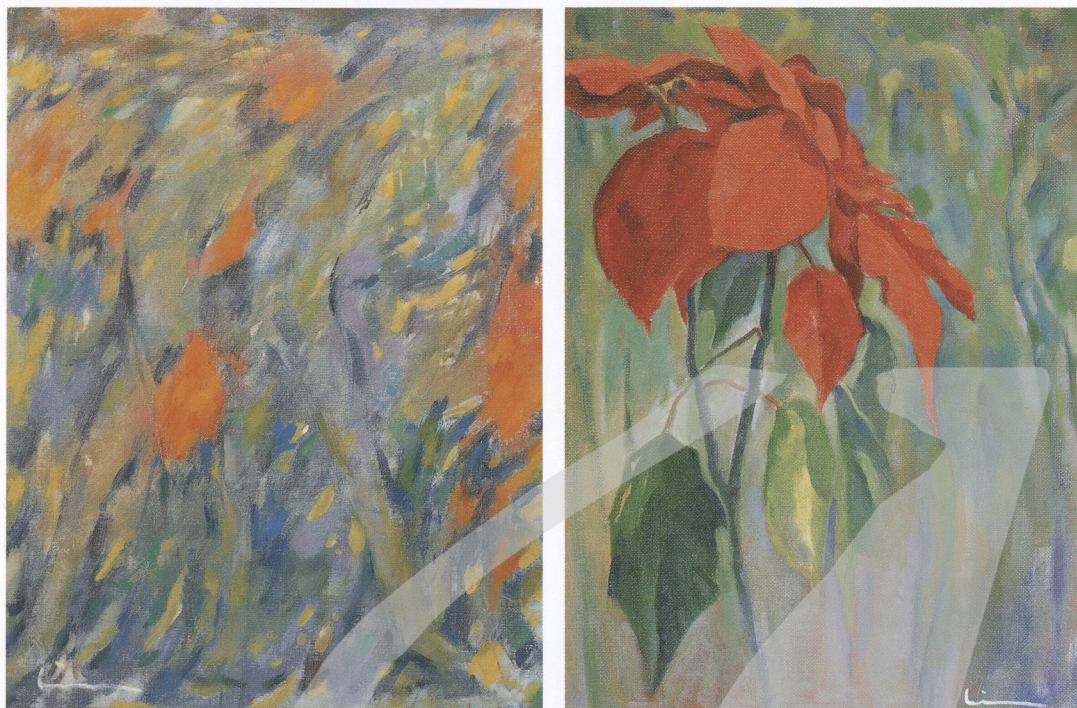
林克恭 黑洞
1977 油彩、畫布
38.1×45.7cm

極、八卦等抽象意符，表達對生命起源、宇宙和諧的探索。或以充滿寓言性、象徵性的意象，表達對人類所處時代、環境、生態所面臨的危機之反思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人生與藝術平衡和諧的極致

20世紀前葉，台灣藝壇的畫家大都是間接從日本吸取西方藝術文化的養分，能夠親自到歐洲深造的人並不多。而能夠接受完整的學院美術教育者，也只有林克恭一人而已。雖然擁有傲人的家世背景與學歷，但他卻態度謙沖，堅持「學藝術的人，最基本的是誠懇」，必須誠懇地表現「所感覺的東西」及「美感」。



〔左上圖〕
林克恭
野火
1985
油彩、畫布
35.6×30cm
私人收藏

〔右圖〕
林克恭
嫣紅柔綠
1988
油彩、畫布
38.1×30cm



〔下圖〕
林克恭
台北老機場
1979
油彩、畫布
50.8×61cm

林克恭以風趣、幽默的言語和學生、朋友互動，從不將自己視為名師或大老，徹底地實踐宋明理學家所強調的「不誠無物」之人生哲學。他的學生黃朝謨就曾說，他往往「靜悄悄地來上課，沒有驚動任何人，也靜悄悄地下山，直到教職退休」。這種誠懇、盡責的教學與生活態度，才是他博得眾多學生與畫友推崇敬重的主因。也因為堅持誠懇，所以他的創作不隨波逐流，也不投機取巧，故能誠心地面對自我，「委心任運」地自在創作。

由於他為人事事低調，不伎不求，故生前僅擔任過四次「全國美展」西畫（油畫）類評審委員，以及兩次國際性藝術展的評審委員（巴黎國際青年藝展及巴西聖保羅國際雙年展）。1991年九十一歲高齡時，行政院頒給他「國家文藝獎」美術類成就獎，堪稱是實至名歸的榮譽與肯定。

綜觀林克恭一生四個繪畫創作階段，不但在形式語彙、美感經驗及思想內涵上，「一以貫之」，真正做到「從美學到形式的聯繫」。他的現代繪畫創作絕非一般橫的移植，或空泛的形式主義，而是綜合了東西文化藝術的美感經驗及表現形式，以及注入主體生命意識的創新要素，建立美術史上清新的典範。



〔上圖〕
1991年林克恭於台北與藝術家出版社何政廣發行人會晤
（藝術家出版社資料庫提供）
〔下圖〕
林克恭夫婦晚年合影
（金哲夫提供）